

天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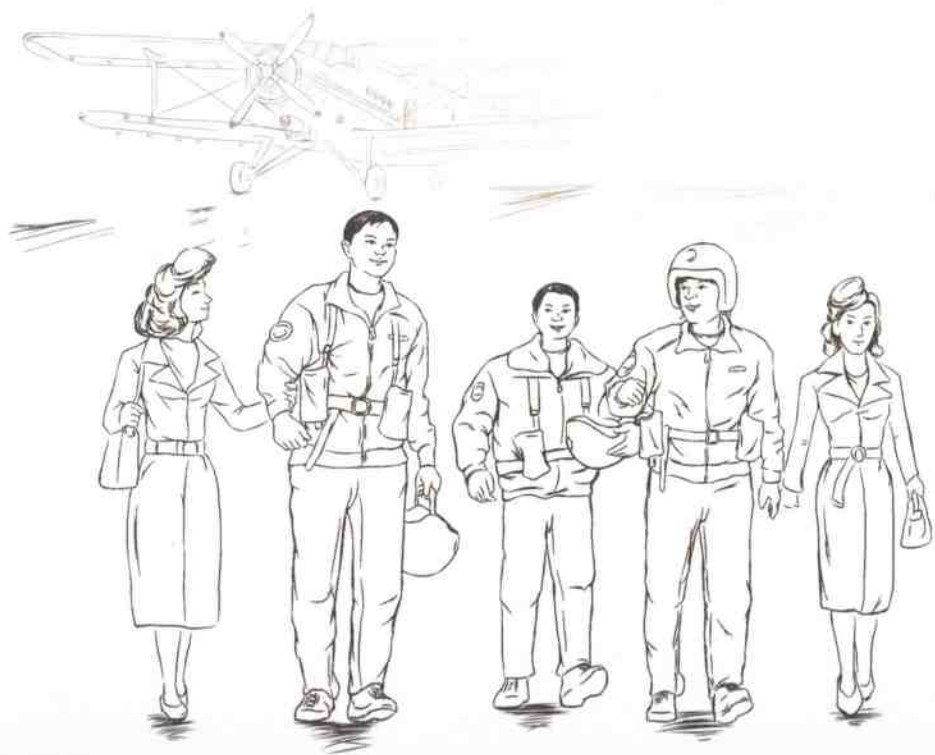
TIANLU

【上部】

长在红旗下的民航专业飞行员
工作、生活和婚姻爱情的故事

本部长篇小说
从历史的角度
客观地描述了
以柯伟为代表
生在新中国

戈光金 著



中国民航出版社

天路
TIANLU

【上卷】



ISBN 978-7-80110-942-2



9 787801 109422 >

定价：32.00元



天路

TIANLU

【上部】

戈光金 著



中国民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路. 上部/戈光金著. —北京: 中国民航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110-942-2

I. 天… II. 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0897 号

责任编辑: 姚祖梁

天路 (上部)

戈光金 著

出版	中国民航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31 号楼 (100028)
排版	中国民航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民航出版社 (010) 64297307 64290477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5.25
字数	420 千字
印数	10 000 册
版本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110-942-2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长篇小说《天路》是一本反映中国民航专业飞行员工作、生活、爱情的书。书中真实记录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航的发展状况和演变过程，以艺术的手法，深刻描写了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一代飞行员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和家庭生活中的曲折坎坷。

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民航经历了军转民、民转军、军转民三个重要历史时期。长篇小说《天路》上部记述的正是我国文革末期和改革开放、民航转型的发展时期，其间民航发生了体制改变，即由军队管理转型为地方管理，过去照搬苏联的一套模式被彻底废除，继而逐步探索着与西方模式接轨。改革开放前，民航主要以专业飞行为主，仅有的一点运输飞行也只局限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城市。尽管如此，民航人仍然把专业飞行和运输飞行比作飞机的两个翅膀，按业内人士的话说，叫作“两翼”。《天路》上部，作者以其真实的情感，独特的境界，超常的意识，叙述了民航专业飞行如何从兴旺发达的巅峰逐步被运输飞行消化的过程。作者把民航变革的历程和原因穿插于故事情节之中，合乎事物的发展规律，更加衬托出了小说的纪实性。

长篇小说《天路》是生活爱情小说，人物为虚构，读者不应对号入座，而应主要关注故事情节，在全书中，民航工作的重点——安全生产始终连接着小说的每个章节。从建国初期开始，民航人就把飞行安全作为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民航在抓住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飞行安全工作，在思想上、规章制度上和组织建制上采取措施。柯伟是这一时期抓安全工作的代表人物。作为专业飞行队首任安监科长，尽管不幸的婚姻造成诸多干扰和压力，但他从未忘记安监科长的职责，抓安全教育、抓条令规章的落实、抓安全管理，成为他工作中突出的一部分。小说中的柳解放，是飞行安全中的反面教材，在飞行中安全思想树立不牢，由于错、忘、漏动作，险些造成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的损失。在一次执飞中，尽

管迫降成功，但隐瞒事实真相，谎报迫降原因，丧失了共产党员、飞行人员起码的诚信，受到党内处分和停飞，实属咎由自取，教训十分深刻。

《天路》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大部分源于生活。主人公柯伟是那个时代飞行员的一个缩影，书中与柯伟同时毕业的八名飞行员，尽管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思想差异，但他们所处的年代是我国政治变革的重大转折时期，因此，他们的命运是基本相同的。柯伟勤奋敬业，性格豁达，敢作敢为，勇于挑战，但受约于家庭和婚姻的困扰，最终不得不选择逃避；和柯伟几乎是同一命运的鲁分田，同样热爱飞行事业，只是性格内向，遇事优柔寡断，屈服于传统道德意识和政治压力，虽然表面上保持了畸形婚姻的稳定，但在政治环境的逼迫下，思想被无情扭曲，潜意识被压制，导致寻求婚外的刺激，当遇到理想中的情人时，既想解脱又怕毁了前途，犹豫中使婚外情败露，最终落得个被停飞和开除党籍的结果。柯伟和鲁分田正值人生中最闪亮的青春年龄段，无论是精力还是身体素质，都处于旺盛时期，可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当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在政治支配下的婚姻使他们无法逾越。就柯伟而言，改革开放就像天河上搭起的一座彩桥——人性的回归，使他敢于追求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他毫不顾及地抛弃了政治背景下的婚姻，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人生新目标，使人耳目一新。

此外，作者按照我国民航发展的历程，把专业飞行作为《天路》上部来创作，完全符合事实，其构思和写作手法别具匠心。《天路》不仅是文学上的创作，而且是中国民航一段历史的记载，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安全始终是民航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我们也可以窥到，民航发展到今天，持续安全理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正因为它既是对民航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是一个新的发展和突破。《天路》的下部——运输飞行的发展故事正在创作中，相信安全思想依然会贯穿全书，同时我也相信，它的故事情节将更加生动感人，读者会更加喜爱。

李进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53
第四章	84
第五章.....	118
第六章.....	158
第七章.....	191
第八章.....	223
第九章.....	254
第十章.....	281
第十一章.....	316
第十二章.....	372
第十三章	378

第一章

春天来了，大地到处是繁忙的景象，望不到边的水田里，无数的农民和耕牛在田间劳作。田埂上的小草已经返绿，草丛中五颜六色的野花争相绽放，微风吹过，阵阵扑鼻的花香随风飘散，成群的蜜蜂和五彩缤纷的蝴蝶在万花丛中飞来飞去。温暖的阳光照在一望无垠的水面上，波光粼粼。农民的吆喝声、耕牛的涉水声、喧闹的青蛙啼叫声，好似一曲春耕交响乐。

纪南城坐落在江汉平原上，长江伴城而过，滚滚东流，城北面的长湖犹如一面大镜，将整个纪南城尽收镜底。这里原为楚国的都城，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三国时，刘备借用的荆州城仍保存完好，水墙、土墙、砖墙像紧抱着的三条巨龙，形成坚不可摧的三道屏障，尤为壮观。城东昔日的英租界，解放后，旧貌换新颜，工业飞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悠久的历史，新兴的轻工业，使古城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构成了一幅江汉平原美丽富饶的画卷。

沿纪南城向东，越过长长的西干渠，那里是一片正方形的开阔地，中间是一条长800米，宽30米的水泥跑道。跑道西侧的停机坪，整齐地停放着十三架米黄色运五飞机，阳光下格外醒目。再靠西是错落有序红色营房，营区中央，四个篮球场连成一片，周围摆放着单双杠、旋梯、滚轮等运动器械，紧靠篮球场西侧是飞行员宿舍。

每天的发动机轰鸣声、运动场上的嘈杂声震耳欲聋，这里平时也像集市一样，热闹非凡。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战备的需要，中国民航专业飞行队进驻这里，他们主要担负着我国飞播造林及物探航测、航摄等专业飞行任务。

今天，机场锣鼓喧天，营房里彩旗飘扬。“热烈欢迎新战友”、“毛主席

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等横幅标语随处可见，办公楼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优美动听的革命歌曲，通往停机坪的大路上，两边整齐地站立着空地勤务人员，鲜红的帽徽领章映托着一张张笑脸，好热闹的孩子在欢迎的队伍中穿来穿去。

一架运五飞机带着轰鸣声由远而近，很快进入五边延长线，缓缓地降落在800米的水泥道面上，慢慢地滑向停机坪，螺旋桨停止了转动。随着地面机务员的指挥手势，机舱门开启，机务员迅速挂上小梯。周建设伸出脑袋又缩了回来，习惯性地“嘿嘿”笑道：“怪隆重的啊！我还不好意思第一个下呢。”

柳解放忙说道：“这有啥，我来！”

柯伟把周建设往前一推说：“没出息，下吧，又不是让你第一个下油锅。”

此时，机舱里八名航校毕业的新飞行员，个个心情激动，脸上泛着红光，这毕竟是他们迈入社会的第一步，是他们人生的新起点，从此他们由战士变成了军官，由学员变成了正式飞行员。想当年，他们千里挑一，熬过了航校的道道关卡，走到今天谈何容易，现迈出这一步该有多少分量啊！柯伟站在舱门前，顿觉眼前一亮，一股从未有过的激情在心中荡漾，感到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新鲜。

“小伙子，下来吧。”听到首长的喊叫，柯伟稍微感觉有点失态，他没有使用小梯，而是猛地一振，从舱门上跳了下来，双脚着地，膝盖一弯曲，腾地弹起，笔挺直起腰，举起了右手，向首长们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好一个跳伞动作！首长们笑了起来。紧跟着柳解放也振身一跳，稳稳当当地站在首长们跟前。

严大江最后一个走下飞机，没注意脑袋撞到了舱门顶，忙用手捂着脑门“哎哟”轻叫一声。

柯伟眼快，故意说道：“激动啥，飞机没撞坏吧。”说完把手递了过去，严大江狠狠地撞在柯伟手上打了一下，恼火道：“去你的吧。”

在场的领导都瞪大眼睛，大队长惊讶地脱口叫道：“大个子！好大的块头，这身子骨像块门板。”

政治部苏主任也仰头看着严大江，赞道：“真壮！”接着问道：“篮球打得怎么样？”

严大江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能撞。”

苏主任一愣，大队长拍拍严大江的后背，笑说道：“那倒是，别人撞不

动你。”

一阵哄笑后，周建设大大咧咧地说：“首长，他可是一头野牛。”

苏主任哈哈一笑，诙谐地说：“真像一块门板，名副其实啊。”

严大江伸手抓住周建设的脑袋往下一按，咬着牙说：“你胡说个球啊。”

这时大队长自问自答道：“下完了吧，一共是八人，对吧？同志们，对你们的到来，我们首先表示欢迎，希望你们扎根专业队，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飞行知识，为专业队的建设和发展作贡献，现在我们大队的飞行员，刚好是一百零八人，这是个吉利的数字啊。”

大队长的话还没说完，政委接过话，风趣地说道：“也正好是梁山好汉的人数。”笑声过后，政委接着说：“事业和未来都是你们的，你们为专业飞行队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我们的队伍更加有了活力，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接好专业飞行这个班。”

柳解放满脸堆着笑容，乐不可支地和在场的人握手，毫无新同志的拘束感觉。大队长颇有兴致地拍拍柳解放的肩膀问道：“小伙子，还满意吧。”

柳解放急忙敬礼，回答道：“报告首长，非常满意，我叫柳解放，是共和国成立的那年生的。”

大队长乐呵呵地一笑说：“好啊，是伴随共和国成长的，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将来都是我们专业飞行队的栋梁。”

“我们刚出校门，什么也不懂，还望首长多多栽培，请首长今后多加指教。”柳解放很熟练、很谦虚的回答，使大队长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锣鼓声消失了，欢迎的队伍各自回到了营房，两个飞行中队前后院紧挨着，院子里栽的树和花草相差无几，房前比梅花桩高一些的木杆上拉着粗铁丝，那是晒衣场；走廊前的草坪上，间距标准地修了四个水泥桌子，周围摆着几个水泥凳，表层已经磨得油光锃亮，这就是飞行员平时娱乐和傍晚集聚的地方。

中午时分，二中队飞行员们又围在门前的水泥桌旁，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清一色穿着四个兜的绿军装，只是个别的人没戴军帽。今天的热门话题是挨个对新飞行员品头论足，正在热闹时，航训股的王股长带着柯伟等四人进了院子。大伙的议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齐刷刷地落在柯伟等四人身上。王股长上前介绍说：“这是分到你们中队的四名新同志。”接着又向柯伟等人开玩笑地介绍说：“这就是你们中队的一帮老油子。”这句话像干柴引火，立即遭到了老飞行员七嘴八舌的攻击。

王股长一时招架不住，忙摆手更正道：“好、好，不是老油子，是一帮

老飞贼。”

坐在水泥桌上，长着长方脸的老飞行员站起来接过话嚷道：“股长，也包括你吧，你比我们还老啊！”话一说完，柯伟笑眯眯地向他伸出手，老同志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说：“欢迎，欢迎，以后就一起战斗了。”柯伟仍然一脸笑容地应道：“谢谢，请多帮助。”

“老王，带上来吧。”楼上过道里一个大胖子向下招手高声喊着。身旁一个足有一米八的瘦高个子趴在过道护栏上，嘴角漾着笑意。

柯伟等人随王股长刚离开，背后不知哪个飞行员说道：“怎么回事，那个大个子没分到我们中队？”又有一个说：“下次篮球场上，他们中队又多了一个主力，以后我们只得认输啰。”长方脸的飞行员不服气地说：“那不一定，我看我们中队这几个也挺棒的，打球跟飞行一样，要靠技术，不是靠蛮劲。”柯伟听后，回过头来会意地朝长方脸挥了挥手。

“介绍一下，这位身材魁梧的是你们中队长邓发，这位清瘦挺拔的是教导员余伟刚，好记吧，一胖一瘦很有特征，几位新同志呢，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你们就来个自我介绍吧。”说完，柯伟啪地一个立正，抬起右手：“报告中队长，教导员，我是柯伟。”“报告，我是柳解放。”“报告，我叫鲁分田。”“报告，我、我是周建设。”四人介绍完毕，教导员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向大伙做了个手势说：“大伙坐吧，下面由邓中队长把中队情况介绍一下。”

中队长干咳了两声，尔后眼睛在柯伟几个人身上扫视一遍，沉默片刻，说道：“简单说说啊，我们中队43人，三个分队，35名飞行员，4名空中报务员，4名空中领航员，机长19人，能执行全部任务的全天候机长11人，副驾驶16人，加上你们就是20人了，长年大多数时间在外执行任务，训练时间很少，一般情况下生产结合训练，在生产实践中带飞。”

教导员接着说：“飞行队生活是紧张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希望你们有个思想准备。另外向你讲讲中队的纪律和规定，至于飞行上的有关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都在书上和文件上，这些东西中队经常要组织学习，有的你们在航校也许已经学过，这里就不多说……”

中队长和教导员都是广东人，话音里虽夹着广东味，但普通话还算标准，飞行队伍里，天南地北的人都有，可南腔北调在这群人中没有市场。空中通话是统一的，因此飞行员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尤其是飞行时，一字之差，相距千里，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柯伟一边记录，一面两眼不停地在中队长和教导员之间扫描，企图从他

们的言谈举止中捕捉特征。两位领导年龄相仿，个子一高一低，一胖一瘦，中队长留着平头，高高的鼻梁下两片厚厚的嘴唇，两腮微微外凸，下额中间堆起一道横沟，正面难以看到颈脖，说话带有嗡嗡声，谈笑时嘴角不停地来回抽动，是个十足的厚道人。教导员据说是从管理局大机关里调来的，长着一双浓眉大眼，身子瘦长瘦长，显得很精明，讲话慢条斯理，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奇怪的是，两人都没有广东人眼圈凹进去的特征。

集合哨声响起，楼上楼下的飞行员疾风似的奔向大门口，很快站成了两列横队，柯伟等四人自觉地跟在队伍后面。“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中队长一声口令。队伍齐刷刷的几个动作，使柯伟和几位新同志精神为之一振，好像找到了一种感觉。只听中队长讲道：“今晚会餐，同志们按原来的位置各就各位。特别要注意饭堂秩序，不要乱哄哄的一哄而上，中间的三桌是大队首长、机关领导和新同志的，进饭堂后要注意礼貌。”中队长讲完向副中队长做了个手势，副中队长出列：“立正，向右转，起步走！”随即，队列中发出“啪、啪、唰、唰、唰”整齐清脆声音，柯伟心里想道，这专业队不是游击队啊，倒还真像正规军。

空勤灶门前，一百多号人排成两个方阵，等候就餐。《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革命歌声在方阵队伍中此唱彼和，不远处的地勤灶、大灶也歌声响起，嘹亮的歌声使整个营区焕发出勃勃生机，歌声激发每个干部战士的革命豪情，柯伟像老同志一样，昂首挺胸，随着节拍放开嗓门激情歌唱。

队伍有序地按单列进入饭堂，没有人喧哗，没有人拥挤，只是偶尔有人窃窃私语，就连脚步声也是轻微的。餐桌上的菜早已上齐，每桌都摆有茅台、五粮液名酒，丰盛的菜肴香味四溢，使整个饭堂充满了盛宴迎宾的味道。正在柯伟等人站在入口处不知所措时，坐在中央圆桌上的王股长站起来，一声口令：“全体起立，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战友入座。”一阵掌声过后，柯伟等新同志在王股长招呼下，就座于大队领导之间。大队长作了简短的欢迎辞后，柯伟代表新同志讲话，说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国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我们8名新同志满怀着革命豪情，来到了专业队这个革命的大家庭。我们决不辜负首长和老同志们的希望，努力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我国专业航空的发展和建设贡献力量。”讲完餐厅里一片掌声，接着欢声笑语不再停息，新老飞行员频频举杯，共祝专业航空兴旺发达，共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坐在柯伟身边的柳解放，用胳膊肘轻轻顶了一下柯伟，小声说道：“你代表我们给领导敬敬酒呗。”

柯伟看了一眼对面的刘京，也小声说道：“我刚才代表你们发言了，你酒量大，你去吧。这酒八块钱一瓶，可别浪费了啊。”

“那好，我替老同学们多喝几杯。”柳解放毫不含糊地端起酒杯，开始绕圈子，一趟下来，柳解放已经不省人事。

二

天刚麻麻亮，人们还在梦乡中，停机坪上的飞机轰隆隆地响了起来，震动了半个城市，被惊醒的鸟儿窜出草窝飞得老高老高，扑扇着翅膀发出阵阵鸣叫声，周围水田里的青蛙顿时也咕哇、咕哇、咕哇地叫成一片。

柯伟和七名新飞行员起了个大早，绿军装换成了皮衣皮裤皮靴。虽然初春的早晨，还有几分寒气，小伙子的心里却都是热乎乎的，有的还小声地哼着小曲。因为今天是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个本场训练飞行，小伙子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毕竟他们在航校飞过两种机型，200个小时，一道道关口闯过来了。

一声集合哨响，早就等在门外的八名新飞行员立刻站成并列的两排，四名带飞教员和两名记时老飞行员站在队列的后面。穿着崭新的皮飞行服，他们个个显得精神抖擞。站在队列前面的航训股长，用严肃的目光扫视大家，张开的嘴又合上，突然喊道：“李南下出列。”李南下顿了一下，紧张地向前迈了一步，立正站在了王股长面前。“回去把鞋换掉！”王股长的话音刚落，大伙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李南下的脚，原来李南下忘了换上飞行皮靴。

“今天是一般的本场训练飞行，昨天大家都作了认真飞行准备，进行了座舱实习，也画了草图吧，希望你们不要紧张，在航校怎么飞，这里也怎么飞，训练科目等会儿大队长在方块区下达。”王股长讲完话，随即发出口令：“向右转！”唰！十几个身影立即旋风般转向右边，啪！十几只皮靴跟同时击地。“齐步走！”话声刚落，十几双脚齐头向前迈进。在蒙蒙的晨光中，他们步调一致地走向跑道南头的指挥区域，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清脆地回荡在寂静的营区。

方块区里，塔台车、消防车、救护车早已严阵以待，塔台车的天线向空中伸出2米多高，红白色的风向袋在塔台车前轻轻摇摆，五六条长凳在草地

上围成一圈。跑道头 50 米处，两侧间距 25 米，插上了红、黄、白三色小旗，白白的“T”字布仰面朝天地躺在小红旗中间。此时，各类保障人员已各就各位，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塔台车旁，大队长赵思同正在给机组下达任务。“今天科目，每个学员 10 个起落，2 个方块穿云，2 个修正角穿云，11 点前，风向 10°，风速 1 到 2 米，能见度大于 10 公里，碧空，要求各机组严格按程序操作，充分作好特殊情况准备。机务试车正常，教员带学员按规定线路再次认真检查一下飞机。”

带飞柯伟、鲁分田的教员是中队长邓发。来到飞机旁，听取机务人员对飞机情况的汇报，邓队长带领柯伟、鲁分田检查完飞机外部后，进入驾驶舱检查。然后邓队长坐上右座，柯伟坐到左座上，邓队长简单的提问，柯伟和鲁分田干脆利索作了回答，使邓队长非常满意。

七点整，跑道上空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划破长空，随着空地勤人员的开车手势，几副螺旋桨飞快地转了起来，隆隆的轰鸣声响成一片。“8181 滑出”，“可以滑出”，“8181 进跑道”，“8181 可以进跑道。”柯伟操纵着 8181 号机第一个进入跑道，对准中心线后，看了一眼右边的邓队长，只见邓队长点了下头，耳机里传来“8181，可以起飞”指令，柯伟左手扶着驾驶杆，右手前推油门至起飞马力，飞机加速滑跑到一定距离后，柯伟轻轻地向后带杆，只见飞机带着标准上仰角，平稳地离开地面。几分钟后，飞机四转弯进入五边，这时的高度和速度被柯伟调整得较为标准，整个五边，柯伟根据下滑线慢慢地减油门，跑道里进入一米平飘，油门收光，飞机轻三点平稳地落在两个小红旗中间。“好，加油门连续。”指挥员的指令语气，更加增添了柯伟飞好每个起落的信心。其实柯伟内心明白，六分钟的起落，队长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习惯性地扶着油门杆。显然邓队长是满意的，其余三架飞机也一架跟着一架地落地了又起飞，无线电里虽然偶尔传来“拉一点，柔和”等指挥口语，但从表面上看，新飞行员的起落飞得还是可以的。进入穿云飞行时，柯伟看着身旁不动声色的队长说：“队长，你给我作个示范吧。”邓队长抽动了一下厚厚的嘴角，高兴地笑着说：“累了？那我飞一个，你轻松一下。”说着，两脚踏到舵上，两手握到驾驶杆和油门上，从队长麻利的动作和端正的坐姿，柯伟忽然想到，队长绝对是一个精明强悍的飞行专家，别看他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那双比猴子还灵巧的手脚，使他的每一个操纵动作做得恰到好处。“记时”队长的口气使柯伟回过神来，啊！正切导航台了，柯伟迅速按下秒表，“什么时候三转弯？”队长有意识地提问，柯伟早就心里计划好了，立即回答说：“顺风 1 到 2 米，比正常提前 10 秒吧。”第一个

穿云落地后，柯伟接过队长的驾驶杆，连续飞完了全部科目。

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腾地升起在空中，整个机场又恢复了宁静。

中午时分，空勤灶、地勤灶、职工食堂里一片沸腾，除了锅碗瓢勺的撞击声外，更多的是人们叽叽喳喳的谈笑声，飞行员们谈论的话题免不了是新飞行员的训练情况，看他们有的还指指点点，也许是名字对不上号的原因。周建设低着头，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说，筷子在碗里漫不经心地扒着饭，好像一颗一颗地在数着米粒。柯伟心细，已观察周建设多时，忙用筷子敲击菜盘说道：“建设，快吃，等会我俩到西干渠边溜一圈。”周建设苦笑地哼了一声。“我也去！”柳解放大声喊起来，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去你的吧，凑什么热闹，我跟建设有私事。”柯伟明确表示不愿意。

在通往市区的大路上，有许多上学的孩子，几个调皮的男生拿着小棍互相追逐嬉闹，吓得赶路的大人不时地躲避他们。柯伟和周建设肩并肩，慢慢朝渠边走去。忽然，一个小女孩拉了柯伟的衣服一下：“叔叔，我认识你。”柯伟傻傻地望着小女孩，上下端详了好一阵。小女孩胖胖的脸，白里透红，两条不长的小辫子扎着红蝴蝶结，蓝白色花纹的套装干干净净，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左袖上还挂着二道杠的小牌。一看就知道是机场院里的孩子。柯伟逗乐似的问：“哟，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那我叫什么名字呀？”“不知道，反正你是新来的飞行员，哈哈，再见。”说完，小女孩一蹦一跳地朝桥上走去。

柯伟和周建设没有过桥，向左拐到了渠边小路上，干渠两岸长满了密密麻麻葱葱绿绿的小树杂草，婆婆的树丛中有几间低矮的房子，离房子好远的距离都能嗅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据说那是大队的猪牛场，飞行员每年都要到这里放牛、养猪半个月。猪牛场排放的粪便直接流进西干渠里喂鱼。从三纺到三板桥这段水域足有两公里长，每年从这里捕捞上万斤鲜鱼。

“老同学，专业大队的条件真不错。”柯伟边说边用肩膀撞了一下周建设。

“唉，环境是不错，干什么还得有个人条件，我……”

“别说了，我知道你今天可能没有飞好，没有发挥到位，”柯伟打断周建设的话继续说：“你呀，就是老毛病，平时飞行还可以，一遇到领导检查就紧张，一紧张技术就发挥不出来，还净出错，你应该调整一下心理状态，领导不也是人吗？下次飞行你就当是我坐在你右边，只要精神一放松，准能飞好。再说，我们航校都单飞过了，还怕啥？”

周建设长叹一声说：“我就怕，第一次飞行给领导留个不好的印象，今

后很难扭转，谁不想一帆风顺地干一番事业。”

“你应该相信自己，放下包袱，首先精神上要振作起来，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思想负担，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我们，使我们聪明起来。’你应该时刻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把今后的路走好，技术可以练，思想不能垮。”

柯伟推心置腹的一番话，使老同学的心境有了点好转。

“老同学，你今后帮帮我。”

周建设佩服柯伟，毕竟他们是多年的老战友、老同学，他俩一块从老家入伍到一个部队，又从部队同时考进航校，又同时分到专业飞行队，论感情那是没说的。

“不好，时间快到了，下午在一中队会议室开飞行讲评会。”说着柯伟先跑了起来。

下午是飞行员体育锻炼时间，篮球场上早就挤满了人，穿着运动服的飞行员个个生龙活虎，玩起篮球来虽说技术比不上专业运动员，但他们有的是力气，拼抢起来就像战场上的勇士，谁也不让谁，有时撞得人仰马翻，每场篮球的胜者力量占了很大的成分。

飞行讲评会由王股长主持，大队长赵思同讲评，讲话前大队长两手插着裤袋在会议室里走了一圈，然后笑着坐上了讲台，用手指着柯伟说：“你上来，把起落航线画到黑板上，标明下滑线、下滑点。”

柯伟站起来快步走到讲台上，用粉笔在大队长背后的大黑板上画了起来。一会工夫，起落航线平面图就展现在大家眼前。柯伟回到座位后，大队长开始讲评，“今天在教学员的共同努力下，安全圆满地完成了所有计划科目的训练任务。从指挥区看，大家都飞行不错，大多数起落都落在了五分和四分区，没有发现大的偏差，穿云航线宽度也掌握可以，大多数同志的下滑线和速度控制较好。不过个别同志也存在带坡度接地，目测偏高的现象。飞行好的同志不要骄傲，没发挥正常的同志，也不要有什么想法。来日方长，今后有你们飞的，只要知道自己存在的问题，就能克服。说实在的，就怕你们不想飞。最后我向新同志宣布一个好消息，最近任务不多，你们也有五六年没有回家了，大队研究了一下，准备让大家休个探亲假，具体计划由中队安排，回去向你们的父母问个好。”一阵掌声后，大队长接着说：“各机组分开讲评。”

三

清明过后，绵绵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低空散云飘来飘去，罩着地面阴沉沉的，不定向的风松一阵紧一阵擦着地皮，刚刚开过的花瓣吹得遍地都是，初发的树枝在风中来回摇摆，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姚嘴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三面环水，东边靠山，有400多户人家，离城有七八里路。“土包子”一个接一个起伏不平，到处都是沟沟坎坎。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水泥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村子东头。柯伟一手提着帆布旅行包，一手撑着伞，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走在泥泞小路上。新发的军官服裤子已淋湿一半，黑皮鞋沾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泥巴，这时的柯伟军人的气宇仍然写在脸上，但那一身泥泞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路上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一个也不认识柯伟。足有两小时柯伟才走到村子里，穿过几道胡同，远远地望见自家堂屋的大门敞开着，柯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疾步迈进门槛，站在堂屋里跳了几下，抖抖身上的雨水。听见响动，里屋走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妈——”，柯伟高兴地一声叫喊，妈妈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望着眼前的大小伙子，妈妈激动得眼泪涌出了眼眶。“哎呀，接到你的信，也不知你哪天到，说回就回了，”妈妈喜滋滋，乐得合不拢嘴：“长高了，长胖了，长白了。”妈妈不知说什么才好，瞬间，幽静的里屋跑出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一点的甜甜地叫了一声“哥”，两个小的直愣愣地站在一旁发呆，压根就不认识穿着一身军装的哥哥，相互间显得那么陌生。不一会儿，村子里像炸开了锅，家家户户传开了，当飞行员的伟伟回来了。很快，柯伟家的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有的小孩子还搬来凳子站着往里瞧，柯伟“大伯、大娘”地不知回答哪个好，人们像公园里看稀有动物一样久久不愿散去。

“妈，爸爸呢？”柯伟以为爸爸又到公社开什么会去了，随便问了一句。“你爸又住院了，你大弟弟在那里陪着他呢。”妈妈边倒开水边絮叨。“那我去看看他。”柯伟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天都快黑了，等明天再去，还是那老毛病，一变天就肝痛，浑身无力，血压也高，再撑不下去，这天得塌了。”妈妈面部布满了凄凉和怅惘，伤心得落下了泪水。

夜已深了，妈妈还在和柯伟说着话，弟妹围在一旁，小妹打着哈欠，柯伟和妈妈都在兴头上，一点睡意也没有。妈妈不停地问柯伟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柯伟也不时地问些家里的事情，说东道西。妈妈心里最关心的还是柯伟